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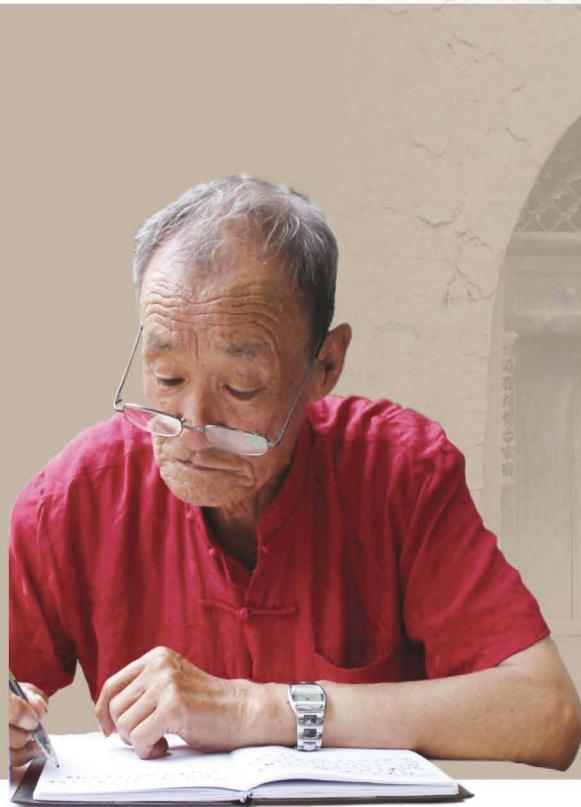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父亲

张志仁

Wode Fuqin Zhang Zhiren

◎ 张西林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我的父亲

Wode Fuqin
Zhang Zhiren

张志仁

◎ 张西林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父亲张志仁 / 张西林著 . —西安：太白文艺出版社，2018.2

ISBN 978-7-5513-1438-1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4053 号

我的父亲张志仁

WODE FUQIN ZHANG ZHIREN

作 者 张西林
责任编辑 史 婷
封面设计 淡晓库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：029—87277748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16
字 数 75 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978-7-5513-1438-1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联系电话：029-87250869

序 一

大爱人生 春华秋实

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是道德之基、仁义之根、人伦之本、智慧之源。孟子云：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亲。我以为，西林同志能将父亲一生的经历著书立传，意在秉承家风、弘扬精神、泽被后人。如此赤诚孝心，着实令人感佩。他邀我为传记作序，我便欣然接受。

我虽然未曾与西林的父亲见过面，但通过翻阅传记，已大略对老人的身世、经历和品格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。深为张老先生 13 岁当掌柜的理事能力和管理水平所折服，更为他 30 多年担任村支部书记风雨坎坷、可歌可泣的丰富实践所震撼。他们的家庭多灾多难，两年之间全家大小歿了五口，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切肤之痛和致命打击，但他毅然挑起生活的重担，以顽强

的毅力战胜了各种困难，为父母高堂、兄弟姊妹和儿女们撑起了一片天；与此同时，公家的事他也丝毫不马虎，做到了家庭、事业两不误，这背后的艰辛付出可想而知。因此，我总感到老人有一股不气馁、不服软、不认输的倔强之气，有一种不畏艰险、勇于担当、敢作敢为的钢铁意志，有一种春风化雨、乐观向上、笑对人生的博大胸襟。尤其是他在村支部书记岗位上三十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为当地群众谋大事、办实事、解难事，自己带头干、拼命干、贴着干，为一个地方的发展、一方群众的幸福倾注了大量心血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待人真诚，以德服人，以德报怨，靠自己的崇高威望化解邻里纠纷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，深得群众的信任，在众人的心目中树立了一座丰碑。张老先生的人生经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缩影，八条硷村的发展变化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。我们追忆那段历史，就是要牢记前辈们付出的辛勤努力，学习他们的人生经验，传承他们的高贵品质，好好地工作和生活，开启智慧，把握现在，创造未来。

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林逋在《省心录》中有句至理名言：“无瑕之玉，可以为国器；孝悌之子，可以

为国瑞。”我坚信西林同志用心写成的这部传记，一定会成为他们家庭教育的鲜活教材、良好家风的有效承载和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。祝张老先生身体康健，寿比南山！

贾治邦

序 二

传家有道唯存厚

1929 年那一场大旱，百年一遇，导致陕甘地面出现大年馑。国民党的《秦声报》上说，关中平原上的人口，十成中饿死了七成。这就是后来的山东移民举家举族举村迁移陕西的原因。其时，泾阳县令是一个从山东来这里做官的，他见渭河两岸人烟稀少，于是就从自己的家乡山东迁来乡亲。大约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来，后来，先来的人捎话，这地方可以糊口养家，于是一溜一串地，不断地有人拖家带口而来，这样，在渭河两岸、泾河两岸，形成许多的山东庄子。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，评论家肖云儒的夫人，还有我的夫人，都是这山东庄子里的人。噢，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陈爱美也是这山东庄子里的人。

前不久，山东移民在西安的阎良区成立了个山东移

民文化研究会，还立了个移民纪念碑。我作为顾问前去祝贺，所以我知道这些陈年旧事。

这本书描写的这个迁徙移民的山东家族，这个可尊敬的父亲，正是这场大移民的组成部分之一。他们先到富平，在富平居住五年以后，又往更深的北方走去，往更深的山里走去。这样，漂泊者来到陕北高原的南部，在当时还是大梢山的富县牛武去居住，落地生根，羁留至今。

牛武那个地方我也熟。我曾在富县街上住过八年。牛武那地方有煤矿，有大梢山，山和延安南泥湾的大梢山相连。作者描写说，他们那个村子叫“八条硷”，村口有一棵神树。那神树，可能就是现在新修的西延高速快钻南泥湾的山洞前，路的左手那一棵高大、挺拔、沧桑的老槐树。那棵树上如今挂满了红布条，随风飘扬，过路的车辆，远远地就看见它了。树底下好像还有一座小庙，而远处，靠近山根的树木遮掩的村庄，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“八条硷”了。

这本书的作者西林先生，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。我细细地阅读了这本书，从而走入一个家庭，走入一个家

族，走入我们国家一段变革史。阅读陌生人的书，和阅读熟人的书，这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阅读熟人的书，你能感到作者老在你面前，他的一呼一吸，一笑一颦，历历如在眼前。是的，这是西林的家世。是一个苦孩子，草根家庭出身的孩子的家世。他无遮无拦，以父亲为叙述主线，把自己的家庭史端在了读者的面前。

“传家有道唯存厚，处世无奇但率真”，这是明清以来中国老百姓的一条家训（堂家村明清建筑上亦有这样的对联）。我的好朋友西林为什么这么优秀，这么具有平民意识？这是家道渊源呀！

父亲的形象是一个具有平民智慧、敢于担当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。于家庭，父爱如山，他承载起这个家庭的重负；于村子，他赤胆热肠，老百姓说，好狗照三家，好汉照三庄。十里八乡，他都有恩惠给他们。而于社会来说，中华文明板块几千年来绵延有序，郁郁葱葱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散布在广袤大地上的仁人君子们，牢固地成为社会的基石呀！

行文至此，我接触到一个重要命题。这个命题就是，中华文明五千年屹立不倒，正是由于它的根基的稳

固，正是由于有千千万万的父亲这样的人物支撑着它。这些人物无香无臭，如蝼蚁如草芥地过完了他们的一世，青史没有余力去记载他们，那么我们自己去记载吧，张西林去记载吧！

我细细地阅读了全书。我看见了苦难和坚持，看见了担当和付出。这就是我们的父辈呀！而作者所描写的这个家族、家庭的迁徙，在死亡边缘的挣扎，落地生根，奋发向上，所有这些，正是那个时代的第一手的珍贵记忆呀！

今天是端阳节的第二天，我关了手机，在工作室里一边翻书，一边写下如上的文字。这一刻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柔情，为陕北高原那个名叫富县的地方，为我们光荣的父辈，为绵绵不息还将继续连接家族链条的我们的后人们。

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“父亲”是一个神圣的字眼。古人有“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襟前”的诗句，我把它变通一下，叫“一声老父亲，双泪落襟前”。

从书中看，作者的老父亲还活着。这真是福分。那么，趁他还健在，做儿做女的，将天下最好听的歌儿唱

给他听吧，将天下最好吃的吃食做给他吃吧！尽一尽儿女的孝心。于我，这种福分已经没有了，我的老父亲已经在 20 多年前去世，如今，他的墓头上早已长出萋萋荒草。

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失去父亲 20 多年了的人，在这里给你谈父亲，谈爱与被爱，谈担当与传承。

是为序。

高建群

前　　言

父亲是伟岸的山，钢铁的脊梁扛起千辛万苦，挑战生命的强度和极限，百折不挠，傲然挺立，为儿女们撑起一片晴朗的天；父亲是辽阔的海，宽广的胸怀承载生活的重压，潮起潮落，挟裹大爱，延展人生的蔚蓝；父亲是缄默的根，坚韧的触丝紧握着大地，尽情吮吸泥土的营养，将其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枝叶，唯愿花儿更美丽、果实更饱满。

父亲的一生是曲折苦难的一生，也是不屈奋斗的一生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但他那种与现实和命运抗争的精神，经过岁月的洗刷和沉淀，依然永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；他没有令人瞩目的成就，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生存环境下，他迸发出的生命火焰，凝聚成的巨大能量，足以照亮和温暖我的人生；他没有上过几天学，但农村广阔的天地正是人生的熔炉和课堂，从他质朴无华的言语中，从他勤苦忙碌的身影里，可以不断领悟父亲高尚的人格和非凡的境界。

1929年，曾祖父凭着一根扁担两只筐，一路逃荒来到

陕北，在饿殍遍野的灾年，像传说中的挪亚方舟，托起了生存的希望，让张氏家族在富县落地生根。父亲虽然生在富县，长在富县，但骨子里却渗透着山东人的仗义豪爽和坚韧刚毅。他从八九岁就开始协助大人干农活、做家务，幼小的心灵早早就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和重压，也萌生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。他 15 岁成家后，就独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耕种、锄草、收割、打场等农活样样精通，直到 68 岁住到富县县城为止，他一直没有脱离自己热恋的土地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总也闲不住，一刻也不敢松劲，因为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吃饭、要生活。也许是和土地打交道太久的缘故，他一离开农村，一离开土地就感觉心里不踏实。他热切地奔向土地，就像孩子扑进母亲的怀抱，就如同鱼儿游进辽阔的海洋。

父亲经历过两次婚姻，母亲在我长到 3 岁时就去世了，她膝下还有我的一个哥哥、一个姐姐。继母又生了我的三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他对待前家后妻和众多儿女都能做到公正公平、不偏不倚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任何怨言。父亲的博大宽容营造了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，继母待我们胜似亲生，兄弟姊妹相处亲密无间。尽管我们都成家立业、为人父母，但无论走多远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都始终能感受

前 言

到父亲的关爱，感受到整个大家庭的温馨。其实小到一个家庭，大到一个社会，这种和谐的力量，这种淳厚的家风，无疑是维系人与人感情的纽带，是干好一切事业的基础。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极为严格，但以说理为主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好像从来没有打过我们，只有盛怒时，才大声训斥几句。他总是讲清利害，使我们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从此具备了一种免疫能力，永不再犯类似的错误。尽管如此，我们都很怕他，总是服服帖帖，不敢越轨。这一点尤其让我感到震惊，父亲没有多少文化，竟深得“无为而治”的真谛。父亲兄弟很多，最小的一个和我同岁，他们都和父亲一起生活。从兄弟们结婚，直到兄弟们的子女结婚，但凡家中大事，都是父亲亲自张罗、全程操办。但对于这些付出，他在外人面前很少提及，在自己家里也从不以功臣自居。

拉丁美洲有这样一句谚语：“船的力量在帆上，人的力量在心上。”父亲做了 30 多年的村支部书记，有大局观念，原则性很强，把公家的事、群众的事看得高于一切。村支书本来就是农民，农民“管”农民谈何容易！常言道：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。”在中国六级行政体系中最基层的“官”，做的就是穿针引线的工作。他率先垂范，以自己的

公道公正，靠自己的威信，引导和组织乡亲们一同脱贫致富。他敢想敢干，善于发动群众，在各个历史时期，面对各种艰难困苦，总是咬紧牙关扛起来、挺过去，为村里干事 30 多年，大家依然对他恋恋不舍，最后还是因为他年龄大了，才不得已回家养老。父亲辛苦了一辈子，对钱财却看得很淡，也不刻意积攒，不管亲戚朋友还是村上的人，只要有困难向他开口，他总是积极帮助，从不吝惜。父亲常说：“人不能总为自己着想，要为大家着想，为集体着想。如果都各谋私利，人心就散了，那个时候，不管是集体的事，还是个人的事，什么事也成不了。”这使我想到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的箴言：“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已愈有，既以与人已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”父亲虽不是什么圣贤、智者，却默默地践行了这一朴素的道理。由此说来，父亲又是最富有、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人。

父亲已 83 岁高龄，依旧精神矍铄，身体康健。他生活简朴，却富有情趣。他搬到富县县城北教场后，我们在为他硬化院落的时候，专门留出两块空地，他亲自作务，撒了花种，还栽了几株杏树和竹子，不大的院落顿显生机盎然，恬淡雅致。他不刻意锻炼，但饮食起居很有规律，每顿饭只需两碟素菜，喝一二两酒。如果有亲戚或其他来客，

前 言

他必定会盛情款待，多添几样菜，陪客人多喝几杯。父亲擅长饮酒，酒量极好，如果让他尽兴喝，一斤白酒不在话下，陪他喝酒的那些年轻人也常自叹弗如。我们劝他少喝酒，多锻炼，他却说自己习惯了。父亲已过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龄，再说他辛苦了一辈子，到了老年，还是顺着他的性子好一些，这样也能稍许弥补一点儿我们子女对老人的亏欠。其实转念一想，这也是一件幸事，也许因为父亲过去长期从事体力劳动，艰苦的环境、强负荷的劳作增强了他的体质，酒量其实也能反映出他的健康状况，我们又为父亲有这样的好酒量而感到欣慰。父亲亦爱喝茶，但对茶的品质并不考究。父亲做过村干部，很讲政治，也常关心国家大事，每天中央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、陕西电视台的《陕西新闻联播》及《延安新闻》《富县新闻》都是他的必看节目。有时他还针对国际国内的一些热点问题与我展开讨论。父亲的思维依然活跃，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深刻而独到，让我不得不佩服。

为父亲写传是我酝酿已久的心愿，但几欲动笔，都因公务繁忙，难以真正静下心来系统梳理。有幸的是父亲身体一直很好，他对自己的往事也有清晰的记忆，能为我提供一些素材，而且有些素材本身就十分感人，只要稍加整

理，就会连缀成章，集章成册。父亲只上过 20 天学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后来通过自学，基本能够阅读。他对自己的生平经历未曾做过记录和整理，只能凭现有的记忆向我讲述一些事情，大体脉络虽然清楚，但素材还是过于零散。我向三爸、姑姑等长辈询问了相关情形和细节，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记忆，终于将父亲的经历较为完整地记述下来。写的都是关于父亲和家庭的一些事，并没有对当时的政治、社会做过多评价。但传记是历史的支脉，历史是前人智慧和实践的凝结，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缩影。通过收集他的资料，我对他经历的那段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感知，对他的人生有了更为深切的领悟，也使我更加崇敬爱戴他。但愿此书能够比较历史、客观、全面地记述和解读父亲的人生，永久地留存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以慰先辈，激励后人。